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直諫

魏主叟於河西，尚書令古弼留守，詔以肥馬給獵騎，弼悉以弱馬給之。帝大怒曰：筆頭奴，敢裁量朕！朕還台先斬此奴！弼頭銳，故帝常以筆目之。弼官屬皇怖恐並坐誅，弼曰：吾為人臣，不使人主盤於游田，其罪小。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，其罪大。今蠕蠕方強，南寇未滅，吾以肥馬供軍，弱馬供獵，為國遠慮，雖死何傷？帝聞之歎息，賜之以裘馬。他日魏主復叟於山北，獲麋鹿數千頭，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。詔使已去，魏主謂左右曰：筆公必不與我，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。遂還行百餘里，得弼表曰：今秋穀懸黃，麻菽布野，豬鹿竊食，鳥雁侵費，風雨所耗，朝夕三倍。乞賜矜緩，使得收載。帝曰：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。齊文惠太子幸東田，觀獲稻，謂范雲曰：此割甚快。雲曰：三時之務，亦其勤勞。願知稼穡之艱難，無徇一朝之宴逸。文惠改容謝之。侍中蕭緬先不相識，就車握雲手曰：不謂今日，復聞謙言！

傅縡諫後主曰：夫人君者，恭事上帝，子愛黔黎。省嗜慾，遠諂佞，未明求衣，日旰忘食，是以澤被區宇，慶流子孫。陛下頃來酒色過度，不虔郊廟之神，專媚淫昏之鬼。小人在側，宦豎弄權，惡忠直若仇仇，視百姓如草芥，後宮曳綺羅，廐馬餘菽粟，兆庶流離，僵屍蔽野，賄賂公行，帑藏虛耗，神怒人怨，眾叛親離。恐東南王氣，因茲而盡。後主大怒，竟被賜死。

章華諫後主曰：陛下即位於今五年，不思先帝之艱難，不知天命之可畏，溺於嬖寵，惑於酒色，祠七廟而不出，拜妃嬪而臨軒。老臣宿將棄之草莽，諂佞讒邪升之朝廷。今疆場日蹙，隋軍壓境，陛下如不改弦易轍，臣見麋鹿復游姑蘇矣。後主大怒，即日斬之。

宋明帝起湘宮寺，曰：此寺是大功德。虞願曰：陛下起此寺，皆是百姓賣兒鬻婦。佛若有知，當悲哭哀愍罪高，佛圖有何功德！袁粲在坐，為之失色。帝大怒，使人馳曳下殿。願徐去，無異容。

後周宣帝德政不修，數行赦宥。樂運上疏曰：臣案周官，國君過市刑人赦，此謂市者交利之所，君子無故不游觀焉。則施惠以悅之也。尚書曰：眚災肆赦，此謂過誤為害雖大，當緩赦之。謹尋經典，未有罪無輕重，溥天大赦之文。故管仲曰：有赦者奔馬之委轡，不赦者痼疽之礪石，又曰：惠者人之仇仇，法者人之父母。吳漢遺言猶云：惟願無赦。王符著論，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。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，以肆姦宄之惡乎？

隋蘇威，高祖嘗怒一人，欲殺之。威伏閣進諫，不納。上怒甚，將自出斬之。威當上前不去，上避之而出。威又遮止。上拂衣而入，良久乃解，召威謝曰：公能若是，吾無憂矣。賜馬二匹錢十餘萬。

隋劉行本，高祖嘗怒一郎，於殿前答之。行本曰：此人素清，其過又小，願陛下少寬假之。上不顧，行本於是正當上前，曰：陛下不以臣不肖，置臣左右。臣言是，陛下安得不聽？臣言若非，當致之於理，以明國法，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？臣所言非私。因置笏於地而退，上斂容謝之。

刑部侍郎辛實，常衣緋褲，俗云利於官。隋高祖以為厭蠱，將斬之。刑部侍郎趙綽曰：據法不當死。臣不敢奉詔。上怒甚，謂綽曰：卿惜辛實而不惜也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。綽曰：陛下寧可殺臣，不得殺辛實。至朝堂，解衣當斬。上使人謂綽曰：竟如何？對曰：執法一心，不敢惜死。上拂衣而入，良久釋之。明日謝綽，勞勉之，賜物三百段。

魏朝公容貌不逾中人，而有膽略，善回人主意。每犯顏苦諫，或逢上怒甚，鄭公神色不移。太宗亦為之霽威。嘗謁告上塚，還言於上曰：「人言陛下欲幸南山，外皆嚴裝已畢，而竟不行，何也？」上笑曰：「初實有此心，畏卿嗔，故中輟爾。」上嘗得佳鷄，自臂之，望見徵來，匿懷中。徵論事故久不已，鷄死懷中。太宗嘗罷朝怒曰：「會須殺此田舍翁！」后問為誰，上曰：「魏徵每廷辱我。」后退，具朝服立於庭上。驚問其故，后曰：「主明臣直，由陛下之明。故妾敢不賀？」上乃悅。魏王泰有寵於上，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，上怒，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：「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頓躡，彼豈非天子兒耶？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。聞三品以上皆輕之，我若縱之，豈不能折辱公輩邪？」房玄齡等皆惶恐，流汗拜謝。魏徵獨正色曰：「臣竊計當今群臣，必無敢輕魏王者。在禮，臣子一也。《春秋》：『王人雖微，序於諸侯之上。』三品以上皆公卿，陛下所尊禮，若紀綱大壞，固所不論。聖明在上，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。隋文驕其諸子，使多行無禮，卒皆夷滅，又足法乎？」上悅曰：「理到之語，不得不服。朕以私愛忘公義，及聞徵言，方知理屈。」

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，猛獸群豕突出林中，太宗引弓，四發殪四豕。有雄彘突其馬鐙，儉投馬搏之，太宗拔劍斷豕首，顧笑曰：天策長史，不見上將擊賊耶？何懼之甚！儉曰：漢祖以馬上得之，不以馬上治。陛下以神武定四方，豈復逞雄必於一獸？太宗納之，為之罷獵。

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，得隱藏馬二萬匹。帝盛怒，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。通諫曰：豈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？敢以死請。帝瞋目叱之，通頓首曰：臣一身就死，望免千餘人。帝悟曰：朕之不明，以至於此。今從所請。以旌練諍諸人，竟得減死論。

李大亮為涼州都督，有台使到州，見有名鷹，諷大亮獻之。亮密表言之，太宗下書嘉歎云：古人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，今賜卿故瓶一枚，雖無千鎰之重，是朕自用之物也。

太宗即位，務止奸吏。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，門吏受絹一疋，太宗怒將殺之。裴矩諫曰：此人受賂，誠合重誅，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，即行極法。所謂陷人以罪，恐非道德齊禮之義。太宗從之，因召百寮謂曰：裴矩遂能庭折，不肯面從。每事如此，天下何憂不治。

房玄齡病篤，謂諸子曰：當今天下清謐，咸得其宜。惟東討高麗，方為國患。主上含怒意決，臣下莫敢犯顏。吾知而不言，則銜恨入地。遂抗表切諫，云：陛下決一死囚，必令三覆五奏，進素食，停音樂。今兵士之徒，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，委之鋒鏑之下，使肝腦塗地，魂魄無歸，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，望轉車而掩泣，抱枯木以摧心，足以變動陰陽，感傷和氣。且兵者兇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向使高麗違失臣節，誅之可也。侵擾百姓，滅之可也。久長能為國患，除之可也。今無此三者，乃坐敵中國，所存者小，所損者大。謹罄殘魂餘息，預代結草之誠。太宗省表曰：此人危懼如此，尚能憂我國事。

太宗閒居，與王圭宴語。時有美人侍側，本廬江王媛之姬。媛敗藉沒入宮。太宗指示之曰：廬江不道，賊殺其夫而納其室。圭避席曰：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，是邪非邪？太宗曰：殺人而取其妻，卿乃問朕是非，何也？圭曰：齊桓公之郭，問其父老曰：郭何故亡？父老曰：以其善善而惡惡也。桓公曰：若子之言，乃賢君也，何至於亡？父老曰：善善不能用，惡惡不能去，所以亡也。今此婦人尚在左右，竊以聖心為是之。陛下若以為非，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。太宗雖不去此美人，而心甚重之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，為太宗所讓，王圭溫彥博諫曰：孝孫雅士，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怪之。臣恐天下懾懾。太宗怒曰：卿皆我之腹心，當進忠獻直，何乃附下罔上，反為孝孫言也？彥博拜謝，圭獨不拜，曰：臣本事前宮，罪已當死，陛下置之樞廷，待以忠直。今臣所言，豈是為私？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誅臣，是陛下負臣，臣不負陛下。帝默然而罷。明日，帝謂房玄齡曰：昨日責彥博王圭，朕甚悔之。

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，未還，又遣使歷諸國市馬。魏徵諫曰：今以立可汗為名，可汗未定，又往市馬。彼必以為意在市馬，不為專立可汗。可汗得立，則不甚懷惠，諸蕃聞之，以中國薄義重利，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。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，曰吾吉行五十，凶行三十，鑾輿在前，屬車在後，吾獨乘千里馬，將安之？乃償其道路所費之直而遣之。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，以馬駕鼓車，劍賜騎士。凡陛下所為，皆邈逾三王之上，奈何此事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！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，蘇則曰：若陛下

惠及四海，則不求自至。求而得之，不足貴也。陛下縱不能慕漢帝之高行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？太宗乃止。

劉洎疎峻敢言，太宗每與公卿持論，必詰難往復。洎諫曰：以至愚對至聖，以極卑對至尊，陛下降恩旨，假慈顏，凝旒以聽其言，虛襟以納其說，猶恐群下未敢對揚，況動神機，縱天辯，飾詞以折其理，援古以排其義，欲令凡庶何皆應答？今日昇平，皆陛下力行所致，欲其長久，匪由辯博。但當忘彼愛憎，慎茲取捨，每事敦樸，無非至公，若貞觀之初則可矣。

馬周上疏云：古語云動人以行，不以言應天。以實不以文。以陛下之明，誠欲勵精為政，不煩遠彩上古之術，但及貞觀之初，則天下幸甚。

太宗走馬射帖，娛悅近臣。孫伏伽諫以為此祗是少年諸王之事爾。太宗覽之大悅。

馬周上疏，以太上皇居城外，宮宇卑小，四方觀者有不足焉。又云：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，而太上皇尚留熱所。溫清之道，竊所未安。又諫踐祚以來，未嘗親享宗廟。又諫驕子倡人，鳴玉曳履，與朝賢比肩。太宗深納之。

高祖幸涇陽校獵，顧謂朝臣曰：今日吹樂乎？蘇世長進曰：陛下遊獵，薄廢萬幾，不滿十旬，未為大樂。高祖色變曰：狂態發耶！世長曰：為私計則狂，為國計則忠。

高宗遣宦者緣江彩異竹，欲植苑中。宦者科舟所在縱暴，蘇良嗣在荊州，囚宦者，上疏切諫。高宗下詔慰勉，令棄竹江中。

孫伏伽諫高祖曰：陛下二十日寵飛，二十一日有獻鷓鴣者，又聞相國參軍蘆牟子獻琵琶，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，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，充散妓之服。高祖大悅，下詔褒賜。

貞觀四年詔，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。張元素上書極諫云：阿房成，秦人散。章華就，楚眾離。乾陽畢功，隋人解體。且以陛下今時功力，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。襲亡隋之敝，恐甚於煬帝。太宗曰：卿謂我不如煬帝，何如桀紂？對曰：若此殿卒興，所謂同歸於亂。太宗歎曰：我不思量，遂至於此。所有作役，宜即停之。魏徵歎曰：張公論事，遂有回天之力。可謂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！

柳范為侍御史，吳王恪好田獵，損居人。范奏彈之，太宗因謂侍臣曰：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，罪當死。范進曰：房玄齡事陛下，猶不能諫止田獵。豈可獨罪萬紀。太宗大怒，拂衣而起，久之引范，謂曰：何得逆折我？范曰：臣聞主聖臣直。陛下仁明。臣敢不盡愚直？太宗乃解。

睿宗時，姚宋秉政。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，及姚宋出為刺史，太平公主又特為之言，有敕總令復舊。柳澤上疏諫，以為科官封授，皆是僕妾汲引，迷謬先帝。今又令敘之，將謂斜封之人不忍棄也。先帝之意不可違也。內外咸稱太平公主，令胡僧慧范曲引此輩，將有誤於陛下矣。故語曰：姚宋為相，邪不如正。太平用事，正不如邪。臣恐積小成大，累微起高，勿謂何傷，其禍將長。勿謂何害，其禍將大。

高季輔嘗切諫時政得失，太宗持賜鐘乳一劑，曰：進藥石之言，故以藥石相報。

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，意有異同。張行成跪奏曰：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，不當以東西為限，示人以隘。太宗又言，我為人主，兼行將相事。行成上疏，以為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。太宗深納之。

太宗平高昌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。褚遂良諫曰：歲遣千人遠事屯戍，終年離別，萬里思歸。去者資裝自須營辦，既貴菽粟，又傾機杼。經途死亡，復在其外。設令張掖塵飛，酒泉烽起，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？

高宗欲廢王立武氏，褚遂良諫曰：「先帝不豫，執陛下手以語臣曰：『我好兒好婦，今將付卿。』陛下親承德旨，言猶在耳，皇后自此未聞有愆，恐不可廢。」遂良置笏於殿陛，曰：「還陛下此笏。」仍解巾，叩頭流血。帝大怒，令引出。

貞觀十四年，太宗將幸同州校獵，時收穫未畢，櫟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：今年甘雨應時，秋稼極盛，元黃互野，十分才收一二，盡力刈獲，月半猶未訖功。貧家無力，禾下始擬種麥，今供承獵事，兼之修理橋道，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，百姓收斂，實為狼狽。願退旬日，收刈總了，則人盡暇豫，公私交泰。太宗降璽書嘉之。

則天臨朝，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。則天璽書慰諭之曰：「卿云呂后見嗤於後代，祿產貽禍於漢朝。初聞此語，寧不惘然？靜而思之，是為龜鏡。」

高宗風疾，欲遜位武后，郝處俊諫：「以為帝之與后，猶日之與月，陽之與陰，各有所主守也。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，尚不許皇后臨朝。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？」帝乃止。

高宗既封泰山，欲遍封五嶽，作奉天宮於嵩南。監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諫上，雖不納，亦優容之。自褚遂良韓瑗之死，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，及善感始諫，天下皆喜，謂之鳳鳴朝陽。

韋思謙為監察御史，曰：大丈夫當正色之地，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，終不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。又云：御史出都，若不動搖山嶽，震懾州縣，誠曠職也。思謙在憲司，每見王公不拜，云：鵬鴞鷹鷂，豈眾禽之偶？奈何設拜以狎之？

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，極為雕敝，上疏曰：自典籍所紀，聲教所及，三代不能至者，國家盡兼之矣。此則今日之西域，已逾於夏殷者也。詩人矜薄伐於太原，美化行乎江漢，則是前代之遠裔，而國家之域中。至前漢時，匈奴無歲不陷邊殺略吏人，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，東寇三輔，入河東上黨，幾至洛陽。由此言之，則陛下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，若其用武荒外，邀功絕域，竭府庫之實，以爭磽确不毛之地，得其人不足以增賦，獲其土不足以耕織，苟求冠帶遠裔之稱，不務固本安人之術，此秦皇漢武之所行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。以臣所見，請損四鎮，以肥中國。罷安東以實遼西，省軍費於遠方，並甲兵於塞上，則恒代之鎮重，而邊州之備實矣。

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，天下頗多流言，異議至是稍寧，宜絕告密羅織之徒。云：自文明草昧，天地屯蒙，二叔流言，四凶構難，不設鉤距，無以應天順人。不切刑名，不可摧奸息暴。故置神器，開言端，故能計不下席，聽不出闈，蒼生晏然，紫宸易位。豈造攻鳴條，大戰牧野，血變草木，頭折不週，可同年語乎？然急趨無善跡，促柱少和聲，拯溺不規行，療饑非鼎食，即向時之妙策，乃當今之芻狗也。伏願去萋菲之牙角，頓奸險之鋒鋦，窒羅織之原，掃朋黨之跡，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，豈不樂哉！則天甚善之。

中宗宴侍臣，酒酣，令各為回波詞。眾多為諂佞，或要榮位。次至諫議大夫楊景白，曰：回波爾時酒卮，微臣職在箴規。侍宴既過三爵，諠嘩竊恐非儀。中宗不悅，中書令蕭至忠進曰：此真諫官也。則天時，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，於內宴上前博戲。宰相韋安石跪奏曰：蜀商賤類，不合至此。因顧左右逐出之。在座者皆為失色。則天以安石詞直，深慰勉之。陸元方謂人曰：此真宰相，非吾等所及也。

武后幸三陽宮避暑，有北僧邀車駕觀葬舍利，太后許之。狄仁傑跪於馬前曰：「佛者戎狄之神，不足以屈天下之主。彼北僧詭譎，直欲邀致萬乘，以惑遠近之人爾。山路險狹，不容侍衛，非萬乘所宜臨也。」太后中道而還，曰：「以成吾直臣之氣也。」

盧懷慎上疏言三事，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，不得遷除。二事乞省官，三事乞賊吏削跡簪裾，十數年間不許齒錄。

郭子儀婿趙縱為奴當千所告，貶循州司馬，留當千於內侍省。張鎰上疏，以為太宗之法，奴告主者皆不受，盡令斬決。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告，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，愚賊之輩，悖慢成風，主反畏之。動遭誣構，准律奴婢，告主非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。今趙縱所犯非叛逆，而奴實奸凶。奴在禁中，縱獨下獄。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，墳土未乾，兩婿先已當辜，趙縱今又下獄，陛下方誅群賊，大用武臣，雖見寵於當時，恐息望於他日矣。德宗深納之，杖殺當千。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，以死奴示之。

裴諤為河東租庸等使，時關輔大旱，請入奏計。代宗召見便殿，問謂權酒之利，一歲出入幾何。久之不對，上復問，對曰：臣有所思。上曰：何思？對曰：臣自河東來，其間所歷三百里，見農人愁歎穀未種，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，乃責臣以利。孟子曰：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。上前坐曰：微公不聞此言。

元載為宰相，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，長官白宰相，宰相定可否，然後奏聞。顏真卿上疏，以為是自蔽其耳目也。太宗著門司式云其有無門籍，人有急奏者，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，不許關礙，所以防壅蔽也。並置立仗馬二匹，須有乘騎便往，所以平治天下，正用此道。天寶以後，李林甫威權日盛，群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，托以他故中傷，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。然潼關之禍，起於下情不得上通，陵替至於今日。天下之蔽萃於聖躬，所從來者漸矣。陛下方當日聞讜言，以廣視聽，而頓欲隔絕，雖李林甫楊國忠，猶不敢公然如此。陛下不早覺悟，漸成孤立，危殆之期，翹足而至也。臣誠知忤大臣者，罪在不測，不忍辜負陛下，無任懇迫之至。元載構於代宗，貶真卿峽州別駕。

肅宗以王瓌為相，信妖祠，道士李國禎請建大地婆婦等祠。昭應縣令梁鎮上表，極言其不可。曰：大地婆婦，祀典無文，言甚不經，義無可取。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，必上天貽向背之責，陛下又何以祠哉？

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：魏徵能直言極諫，致太宗於堯舜之上，真忠臣也。僕竊慕之。行軍司馬李叔度曰：縉紳儒者之事，非助德所宜。晟斂容曰：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。今休明之期，晟幸得備位將相，必有不可忍而不言，豈可謂有犯無隱，知無不為耶？是非在人主所擇爾。叔度慚而退。故晟為相，每當上所顧問，必極言匪躬，盡大臣之節。

憲宗以皇甫鏞為相，裴度上疏，以為：陛下引一市肆商徒，與臣同列，在臣亦有何損？但於陛下，實有所傷。憲宗以度為朋黨，竟不省。

李晟收京城，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，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，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，以得為限。陸贄不奉詔，進狀論之，以為清廟震驚，三時乏祀，宜先迎復神主，修整郊壇，然後弔恤死義，慰犒有功。至如巾櫛之侍，宜後不宜先也。內人散失，已經累月，既當亂離之際，必為將士所私。一聞搜索，必皆懷懼。昔人所以掩絕纒而飲盜馬，蓋知為君之體然也。帝遂不降詔，但遣使而已。

奉天圍解，從臣稱慶。賈隱朴舞畢，奏曰：賊泚奔遁，臣下大慶。此皆社稷無疆之休，然陛下性靈太急，不能容忍。若舊性未改，賊雖奔亡，臣恐憂未艾也。上不以為忤，甚稱之。

歸登為右拾遺，時裴延齡奸佞，有恩欲為相，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，德宗赫怒。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。初執易草疏成，示登，登愕然曰：願寄一名雷霆之下，安忍令足下獨當？自是同列切諫。登每連署，無所迴避，時人稱重。後為散騎常侍，因中謝憲宗，問時所切，登以納諫為對，時論美之。

敬宗時少列陳佑進注維摩經，得濠州刺史。劉寬夫與同列，因對論之，言佑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，敬宗怒，謂宰相曰：陳佑不因僧得郡，諫官安得此言？須推排頭首來。寬夫奏曰：昨論陳佑之時，不記發言前後，惟握筆草狀。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，臣合當罪。若尋究推排，恐傷事體。帝嘉其引過，欣然釋之。

薛廷老與同寮入合奏事曰：近日除拜，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，伏恐紀綱漸壞，奸邪恣行。敬宗厲聲曰：更諫何事？舒元褒進曰：近日宮中修造太多。上色變曰：何處修造？元褒不能對，廷老進曰：臣等職是諫官，凡有所聞，即合論奏，莫知修造之所，但見運瓦木極多，即知有用。乞陛下勿罪人言。帝曰：已論。

敬宗荒恣，屢出畋游，每月坐朝不三四日。韋處厚從容奏曰：臣有大罪，伏乞面首。帝曰：何也？處厚曰：臣前為諫官，不能先朝死諫，縱先聖好田及色，以至不壽。臣合當誅然。所以不死諫者，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，年已十五。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，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？上深感悟，賜以銀彩。

韓愈始為監察御史，德宗時也。極論宮中之蔽，貶連州陽山令。後為刑部侍郎，憲宗時也。力言佛骨之事，貶潮州刺史。

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，極論中官縱恣，方鎮進獻之事。憲宗怒，厲聲曰：卿論太過。絳前論不已，曰：臣所諫論，於臣無利，是國家之利。陛下不以臣愚，使處腹心之地，豈可見事虧或德致損清時，而惜身不言？仰屋竊歎，是臣負陛下也。若不顧患禍，盡誠奏論，旁忤倖臣，上犯聖旨，以此獲罪，是陛下負臣也。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，又無嫌隙，只是威福大盛，上損聖明。臣所以不敢不論耳。使臣緘默，非社稷之福也。憲宗見其誠切，改容慰諭之。

李絳作相時，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，京師囂然。絳謂同列曰：此事大虧損聖德，須有論諫。或云：此嗜慾間事，自有諫官論列。絳曰：居常病諫官不論事，此難事，即推與諫官，可乎？乃極言論奏。翌日延英，憲宗舉手論絳，曰：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，非卿盡忠於朕，何以及此？朕都不知向外事，此是教坊罪過，不論朕意，以至於此。朕緣丹王以下四人，院中都無侍者，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，厚其錢帛，只取四人，王各與一人。伊不會朕意，便如此生事，朕已令科罪。其所取人，並已放歸。若非卿言，朕寧知此過。

文宗便殿對六學士，語及漢文恭儉，帝舉袂曰：此浣濯者三矣。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，惟柳公權無言。帝留而問之，對曰：人主當進賢退不肖，納諫明賞罰，服浣濯之衣，乃小節爾。時周墀同對，為之股票。公權詞氣不可奪。

溫璋為京兆尹，懿宗以同昌公主薨，怒殺醫官其家屬，下獄者三百人。璋上疏切諫，以為刑法太深。帝怒貶振州司馬。制出，璋歎曰：生不逢時，死何足惜？是夕自縊卒。

元稹為東台御史，召還京，宿敷水驛。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，士元怒排其戶，稹襪而走廳後。士元追之，以槌擊傷稹面，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，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。白居易為拾遺，上疏云：況聞士元踢破驛門，奪將鞍馬，仍索弓箭，嚇辱朝臣。承前已來未有此事。今中官有罪，未聞處置，御史無過，卻先貶官。遠近聞知，實損聖德。

白居易為翰林學士，嘗因論事，言：陛下錯。憲宗色莊而罷，密召承旨李絳，謂曰：居易小臣不遜，須令出院。絳曰：陛下容納直言，故群臣敢竭誠無隱。居易言雖少思，志在納忠。陛下若罪之，臣恐天下各思鉗口，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。上悅，待居易如初。

裴度作相，五坊使楊朝汶，以賈人張陟負錢逃匿，於陟家得私簿，有負錢人盧載初，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跡，即捕坦家人拘之。坦男不敢申理，即以私錢償之。及徵驗書跡，乃故鄭滑節度使盧群手書也。坦男理其事，朝汶曰：錢已進過，不可復得。台諫上疏，陳其暴橫。度與崔群因延英對，極言之。憲宗曰：且欲與卿商量東軍，此小事，我自處置。度曰：用兵小事也，五坊追捕平人，大事也。兵事不理，只憂山東五坊，使暴橫恐亂輦轂。上不悅，良久方省悟，召朝汶數之曰：向者為爾，使我羞見宰相。遽命誅之。

李渤為諫大夫，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，事歸邪幸。渤不顧患難，章疏論列，曾無虛日。敬宗雖昏縱，亦為之感悟。寶歷中肆赦，先是鄂杜令崔發，以捕五坊內官被繫，立在雞竿下，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。是日繫囚皆釋，發獨不免。渤疏論之，云：縣令所犯在恩前，中人所犯在恩後。中人橫暴，一至於此。上以為朋黨，出渤桂管。

大和中，李中敏為司馬員外郎。時王守澄方寵鄭注，及誣構申錫後，人側目畏之。上以久旱，詔求致雨之方。中敏上言曰：仍歲大旱，非聖旨不至，直以宋申錫之冤，濫鄭注之奸蔽。今致雨之方，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。士大夫皆危之，疏留中不下。

穆宗不恤政事，喜游宴。即位之始，吐蕃寇邊，諫議大夫鄭覃與崔元亮廷奏：「陛下宴樂過多，畋游無度，蕃寇在境，緩急奏報，不知乘輿所在。」又云：「媮倖近習，賞賜太厚，沉金銀貨幣，皆生靈膏血，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。」帝初不悅其言，顧宰相蕭俯曰：「此輩何人？」俯對曰：「諫官也。」帝意稍解，乃曰：「朕之過失，臣下盡規忠也。」乃謂覃曰：「合中奏事殊不從容，今後有事面陳，朕與卿延英相見。」時久無合中奏事，覃等抗論，人皆相賀。

憲宗時王承宗叛，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，諫官御史上疏相屬，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。補闕獨孤鬱段平仲尤激切，憲宗不獲已，罷為招撫處置等，使師出無功。平仲抗疏，論承璀輕謀弊賦，請斬之以謝天下。憲宗不獲已，降承璀為軍器使。

蘇安恒諫則天曰：陛下蔽太子之元良，枉太子之神器，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？能使天下移風易俗，惟陛下思之，將何聖顏以

見唐太宗廟，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？陛下何故日夜積憂，不知鐘鳴漏盡？臣愚以天意人事，還歸李家，陛下雖安天位，殊不知物極則反，器滿則傾。則天不納其言，亦能容之。

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，乃改縣名曰慶山。四方畢賀，俞文俊詣闕上書曰：天氣不和而寒暑並，人氣不和而疣贅生，地氣不和而堆阜生。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，反易剛柔故也。氣隔塞而山變為災，陛下謂之慶山，臣以為非慶也。則天大怒，流於嶺外，後為六道使所殺。

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年等以奸佞相次進用，誣譖時宰，毀詆大臣。陸贄等咸遭枉紲，無敢救者。諫議大夫陽城伏合上疏，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奸佞，贄等無罪。德宗大怒，召宰相入議，將加城等罪。順宗在東宮為城開解之，城賴以免。時朝夕欲相延齡，城曰：脫以延齡為相，城當取白麻壞之。

元宗東封征突厥大臣扈從，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。元宗發都下，至嘉會頓，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，仍與之弓箭持，有免起於御馬之前，上引弓旁射，舍拔獲之，頡利發下馬捧兔蹈舞曰：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，則不知人間無也。上因令問饑否，對曰：仰觀聖武如此，十日不食，猶為飽也。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。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：鷓鴣不鳴，未為瑞鳥。猛虎雖伏，豈齊仁獸？突厥安忍殘賊，賜以弓箭，同逐獸之樂，若荊卿詭動，何羅竊發，暫逼嚴蹕，仰犯清塵。縱殮元方墟幽土單于為醢，穹廬為污。何塞過責？上納其言，遂令諸蕃先發。

太宗平高昌，將以為郡縣，魏徵諫曰：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，所謂弔民伐罪，今若利其土，壞以為州縣，常須千餘人鎮守。數年一易，每往交番，死者十有三四。十年之後，隴右空置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。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，未見其可。太宗不從，後亦悔之。

憲宗謂宰臣曰：朕覽國書，見文皇帝行事，少有過差，諫官論諍，往復數四。況朕之寡昧，涉道未明。今後事或未當，卿等每事十論，不可一二而止。

開元五年，太廟四室壞，上素服避正殿。時將幸東都，元宗以問宋璟。璟陳天戒，請輟行。又問姚崇，曰：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，歲久朽壞，適與時會。上大喜，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，隋文富有天下，遷都之日，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？此特諛臣之言耳。願陛下克謹天戒，納忠諫，遠諂佞。上弗聽。

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，天下畏之。吐蕃入寇，元振不以時奏，致上狼狽出幸。上發詔征諸道兵，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，莫有至者。中外切齒，莫敢發言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，以為兵戎犯關度隴，不血刃而入京師，劫宮闈，焚陵寢，武士無一人力戰者，此將帥叛陛下也。陛下疏元功，委近習，日引月長，以成大禍。群臣在廷，無一人犯顏回慮者，此公卿叛陛下也。陛下始出都，百姓填然，奪府庫，相殺戮，此三輔叛陛下也。自十月朔召諸道兵，盡四十日無只輪入關，此四方叛陛下也。內外離叛，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危耶？若以為危，豈得高枕，不為天下討罪人乎？陛下視今日之病，何由至此乎？必欲存宗廟社稷，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，悉出內使，逮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，然後削尊號，下詔引咎，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，宜即募士西赴朝廷。若以朕惡未俊，則帝王大器，敢妨聖賢，其聽天下所往。如此而兵不至，人不感，天下不服，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。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，但削官爵放歸田里。

後唐明宗時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：國家有不足懼者五，深可畏者六，陰陽不調不足懼，三辰失行不足懼，小人訛言不足懼，山崩川涸不足懼，水旱蟲蝗不足懼，此不足懼五也。賢人藏匿深可畏，四民遷業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廉恥道消深可畏，毀譽亂真深可畏，直言蔑聞深可畏。此深可畏六也。優詔獎之。澄言可畏六事，實中當時之病。

後唐明宗時，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，其略曰：朝廷任人，率多濫進。稱武士者不閒計策，窮則背軍。稱文士者鮮有藝能，多無士行。問謀略則杜口，作文字則倩人，虛設具員，枉費國力。又欲一一考試。群臣宰相見其奏，不悅，班行亦多憤悱。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，在德疏辨可否，帝召學士馬裔孫，謂曰：在德語太凶，其實難容。朕初臨天下，須開言路。若朝士以言獲罪，誰敢言者爾？代朕作詔，勿加在德之罪也。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諷諫魏徵奏曰：陛下思聞得失，只得恣其所陳。若所言不中，亦何損於國家？又云：昔魏徵則請賞德參，今濤等請黜。在德事同言異，何相遠哉。

石晉高祖時，高行周奏修洛陽宮。諫議大夫薛融諫曰：今宮室雖經焚毀，猶侈於帝堯之茅茨，所費雖寡，猶多於漢文之露台。況魏城未下，公私窘困，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，請俟海內平寧，營之未晚。上納其言，仍賜詔褒之。

湖南馬希范用孔目官周陟，議常稅之外，別令人輸米。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諫曰：殿下居深宮之中，藉已成之業，身不知稼穡之勞，耳不聞鼓鼙之音，馳騁遨遊，雕牆玉食。府庫盡矣，而浮費益甚。百姓困矣，而厚斂不息。今淮南為仇讎之國，番禺懷嚙噬之心，荊渚日圖窺伺，洞待我姑息。諺曰：足寒傷心，民怨傷國。願罷輸米之令，誅周陟以謝郡縣，去不急之務，減興作之役，無令一旦禍敗，為四方所笑。希范覽之大怒，以先王舊臣，為隱忍之。

唐莊宗患宮中暑濕，思得高樓避暑。宦官進曰：臣見長安盛時，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，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。莊宗曰：吾富有天下，豈不能作一樓？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。宦官曰：郭崇韜眉頭不伸，常為租庸惜才用。陛下雖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崇韜時為侍中樞密使，莊宗乃問崇韜曰：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，雖祁寒盛暑，披甲跨馬，不以為勞。今居深宮，蔭廣廈，不勝其熱，何也？崇韜對曰：陛下昔以天下為心，今以一身為意。艱難逸豫，為慮不同，勢自然也。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，常如河上，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。莊宗默然。終遣允平起樓。崇韜果切諫，宦官曰：崇韜之第無異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熱？由是讒間愈入，後崇韜破蜀，竟以誣死，宦者為之也。

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，欲殺之。宰相范質入奏事，帝望見知其意，即起避之。質趨前伏地叩頭，諫曰：儀罪不至死，臣為宰相，致陛下枉殺近臣，罪皆在臣。繼之以泣，帝意解，乃釋之。